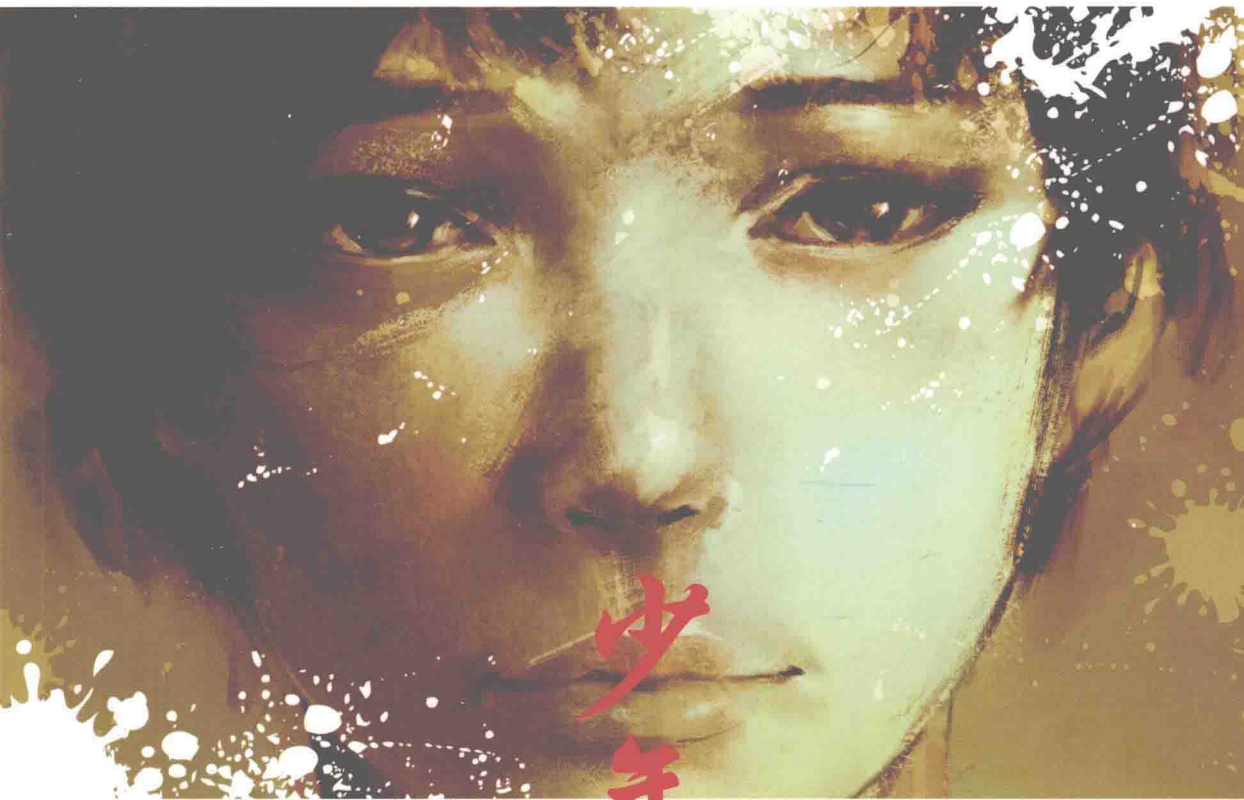




少年的 荣耀

惊魂岁月的信念与担当
如风少年的誓言与成长

李东华 著
LIDONGHUA ZHU

希望出版社



李东华 ■ 著
LIDONGHUA ZHU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少年的荣耀 / 李东华著.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79-4663-6

I. ①少… II. ①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6578 号

少年的荣耀

李东华 / 著

出 版 人: 梁 萍

责任编辑: 陈彦玲 杨建云 孙晓夏

复 审: 李 勇

封面油画: 半勺月

印制总监: 刘一新 尹时春

总 策 划: 梁 萍

美术编辑: 郭丽娟

终 审: 王 琦

整体书装: 半勺月

排版制作: 海轩文化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印 刷: 运城市凯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379-4663-6

定 价: 29.80 元



· 代序 ·

父亲的河流

在连续一些日子熬夜写作之后，我这个年轻时曾经长时间低血压的人，高压居然冲到了180，低压101。生平第一次吞下了一片抗高血压的药，并依靠它，我完成了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章。然而我内心竟有一种隐约的喜悦，一种真正的释然——仿佛只有这样，我才有权利长长舒一口气说：“我尽力了。”

这部书的写作对于我个人而言，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学本身，它首先是一种拯救，拯救我从失去父亲的伤痛中走出来。

2013年9月1日，父亲在查出患有肺癌之后的第七天，猝然离世。而那个时候，我正背着一大袋从北京一家医院买来的据说特别有效的中草药，提着一个特制的药罐，坐在开往济南的高



铁列车上。到家之后，迎接我的却是父亲安详微笑着的遗像……就在三天之前，父亲突然想出去走走。我侄子说：“爷爷，济南刚修了奥林匹克体育馆，那里热闹，我带你去吧。”然而父亲坚持要去小清河看看，在侄子眼里，小清河并非济南有名的风景区，而且路远地偏，但我们遵从了他的意愿，开车去了小清河。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条河，惊讶于它和名字完全不同的浩渺、阔大的气象，于是就跟父亲开玩笑说：“在这里给你买幢房子吧，早晨和晚上在河边散步，多美啊。”——我们像大多数子女一样，在得知父亲患有绝症之后，瞒着他本人，并绞尽脑汁找一些类似这样的话，有意无意地向他暗示：他的病情根本不足为虑，他还可以活很多很多年。父亲微微笑着，没有揭穿我的谎言。他只是说，小清河的下游从他的故乡寿光入海。他的话让我的心暗暗一惊，我知道，父亲这是来和他的童年告别，和他的故乡告别的。我看到他目光里的全部不舍，以及已经没有体力再回到遥远故乡的无奈，这让我很懊恼之前没有陪父亲回老家一趟。

在和父亲相处的漫长又短暂的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对于父亲生命中的河流，以及荡漾在这些河流之上的童年的斑斓往事，在父亲反复的充满眷恋地讲述中，我已经熟悉到如同亲历。

父亲的童年正是在抗日战争这个最困苦的时期度过的，然而在他的回忆里，那些蕴藏在民间的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那些诙

谐、风趣、随遇而安但面对侵略者决不屈服的平凡的中国人,让我产生了想回到那段历史现场的冲动。十多年来,这种冲动从未熄灭,它促使我翻阅了和那段历史相关的很多资料,从中我看到了一个更为壮阔深邃的世界。

在得知父亲病情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初稿,我很想把这本书送给他,仿佛这是我对父辈所负有的必须去完成的责任,然而父亲的离世却让这个简单的愿望变成了我(也包括他)生命中永远的缺憾。

父亲常常会讲到爷爷,这个我还未出生就早已过世的人。

爷爷继承了祖上留下的不少的田地,但他几乎都不知道这些地在哪里,而是托付给管家去打理。他是当地有名的医生,由于性格疏懒,他不开药房,每天上午给病人看病,开药方——而且从来都分文不取。下午的时间则完全属于他的业余爱好:看书、画画、下围棋。他的两个儿子(他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的两个哥哥,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三岁,在一位武工队队长的影响下,一起当兵打鬼子去了。族里有长辈出来责难爷爷,问为什么要让不缺吃不缺穿的两个孩子去干这种脑袋吊在裤腰带上的危险事,爷爷却从未对儿子们的决定说过半个“不”字。直至后来,在很多事情上,所有的人看到的都是爷爷对大义的无言坚持。而我,也因此一直喜欢他散淡的气质,开明的胸怀。



父亲更多的敬意是讲到他的一位同乡前辈马保三的时候。这位马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毁家纾难,不但贡献了全家的粮食,而且动员了一家老小参战,发动了非常有名的“牛头镇起义”,组建了日后赫赫有名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抗日武装。

我曾经在资料中看到过一个叫辛锐的女八路军的故事,她是一位出身极为富有的大家闺秀,有着极高的绘画天赋,却和妹妹一起奔赴沂蒙抗日根据地,并在一次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也许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还有很多很多,而我在一本篇幅不长的主要描写抗战背景下的少年儿童生存际遇的成长小说里,不大可能给予他们更多的笔墨。事实上,他们的形象在小说中有的根本就未出现,有的只是吉光片羽,但他们在我心中沉甸甸的存在,让我在写作中始终保持了这样的心态——对那些没有任何私人功利目的,抱着一种世界大同的精神,有着纯度很高的信仰的人,我难以割舍对他们的偏爱。我喜欢他们的格局。其实,不管我写到或没写到他们,我笔下的每一个笨拙的文字,都是献给他们的朴素而滚烫的敬意。

父亲在讲述中很少去讨伐那些曾给他的生活带来麻烦的人,他擅长描绘那些温暖的细节。所以,当我回头去看《少年的荣

耀》这部直接由父亲的回忆所触发的小说时,我惊讶地发现,父亲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无意中影响了我看取世界的方式——虽然这部书里所有的故事都摆脱不了战争的梦魇,但那却是在残酷的战争的土壤中开出的温情的花朵。

是的,历史也许芜杂,甚至血腥,但总有一些美好散落在褶皱里等着我们去拾取,就像从地板缝里捡拾一粒遗落的种子、一朵小小的茉莉、一枚闪亮的宝石。

然而,使我想写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直接的动因是,有几次我到女儿的学校去听家长公开课,每一次都会遇到学生当堂哭泣,有一次一下子哭了三个——全是男生。以前,当我们说起现在的女生很爷们儿,个个都像女汉子,而男生则很“娘”的时候,多半带有开玩笑的性质。现在,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对某种现实的准确描述,尤其是在我看到一位身高一米八的初三男生还要身高一米五的奶奶天天接送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男生,也许应该过更有硬度的生活。就像这部书中的那些男孩子,他们的生活粗粝,时有挫折,但他们可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无拘无束地玩耍、探险。他们像一群野孩子,他们的童年,被夏日炽热的阳光晒成了古铜色。他们一诺千金,仁义忠诚。他们嗓门响亮,敢于担当——他们活得那么硬朗直接,酣畅淋漓。我真希望今天锁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的被圈养的男孩子们,也能过一过这种在野地



· 代序 ·

里撒欢儿的童年生活。

关于抗日战争,母亲回忆的镜头总是定格在两个场景上:

一个是日本兵进了她们村,那时她才一岁多,但已经有记忆,她记得我姥姥浑身颤抖,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躲在桌子底下,外面的大街上,传来杂沓的皮靴声和马的“哐哐”的嘶鸣。另一个场景是她五岁多的时候,由父亲带着去县城走亲戚,进入城门的时候,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必须得朝那些站岗的日本兵毕恭毕敬地鞠躬,如果不鞠,他们会立刻放出狼狗把你咬死。

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母亲在她的一生中会反复诉说这两个细节,现在我明白了,恐惧和耻辱是这场战争留在她内心深处难以平复的创伤,而这处伤疤从未得到过有效的抚慰。就像小说中的沙吉,人们以为五岁的他什么都不记得了,殊不知那沉默的伤口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长大,成为人生的黑洞——谁又能预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样的黑洞会吞噬生命中多少的美好。

隔着如此漫长的岁月,还想穿越历史的尘埃,用文字轻轻抚慰那些幼小的心灵被战争划开的无法愈合的伤口,虽然几近痴人说梦,然而我仍然感到这是自己特别愿意去做的事情。

最后,我要感谢希望出版社——“希望”,这是一个多么坦率而美好的词,无论我们在成长的历程中经历多少波折,却总是在这个词的引领下,抵达新生。

我还要衷心感谢希望出版社的梁萍社长，感谢她一直以来的关注、器重和厚爱所给予我的鼓舞和力量。

更要感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彦玲女士，如果没有她一天到晚不屈不挠的催促，懒散的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耐力完成这部书稿。

李东华

写于北京·亚运村·安园



· 目 录 ·

- 001 第一章 逃离
- 023 第二章 偶遇
- 045 第三章 风波
- 066 第四章 报复
- 093 第五章 戏水
- 119 第六章 墓园
- 138 第七章 牧马



- 155 第八章 狭路
- 177 第九章 新婚
- 195 第十章 厮守
- 212 第十一章 激战
- 229 第十二章 隐藏
- 247 第十三章 搜捕
- 267 第十四章 花祭



· 第一章 ·

逃离



少年的荣耀

说沙良不喜欢下雪，这既冤枉了沙良也冤枉了雪——哪个男孩能抵挡打雪仗的诱惑？只是，这场雪来得不是时候，它像一个坏心眼的劫匪，出其不意地绑架了他。

1

雪纷纷扬扬下着。大雪藏起了大地，藏起了河流，藏起了村庄，藏起了路。风一个劲儿往四面八方吹，吹到哪里都是白茫茫一片。大雪想把他也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秘密，然后把他变成一个雪人。当爹和娘，还有亲戚、邻居，来这里寻找他，那么多的人，都焦灼地呼唤他，他的名字像雪片一样，在无边的原野上久久飘荡，又一一坠落。他们从他的身旁走过，他使劲朝他们招手：“我在这里呀！我在这里呀！”但是，他们悲伤地摇摇头：“你不是沙良，你是雪人啊。”

这个念头让沙良又沮丧又感动，他闭上双眼，拼命吞下涌上喉咙的哽咽。但他看到另一个自己在号啕大哭，汹涌的泪水中清

晰地印着今天早晨出发时蓝幽幽的夜空。那时鸡刚刚叫过两遍，天地一片漆黑，他从北大洼村亲戚家溜出来，亲戚一家连最勤快的女主人都还没有醒。沙良很得意自己总能避开大人们的耳目，做他想做的事，雪却让这种得意转瞬间化为了羞愧和懊恼。

那时他心里想着的事只有——

回到大木吉镇。

回到霁园。

取回那把枪。

那时他压根就没有想过的事有——

几乎不认得路(第一次独自一人走，且是步行。一月前，曾经坐马车在晚上走过一次，但那次负责认路的是马车夫和整整一车的大人)。

从北大洼村到大木吉镇有二十里(用脚丈量 and 用马蹄——尤其是飞奔的马蹄丈量这段距离所用的时间大为不同，这一点他头一次深刻认识到，因为以前他走亲戚都是坐马车)。

带水和干粮(基于忽视了上面那一条，他认为赶得上母亲亲手做的早饭——热乎乎的甜豆包和香喷喷的小米粥)。

没人知道他今天的“行动”(好处是自由，坏处是遇到麻烦就算别人想救都找不到。尽管如此，他还是多次停下来，回头望望来路，看有没有一个聪明的大人能猜到他的行踪，驾着马车飞奔而至。可惜，每次他都失望地收回视线——大人们实在是太愚笨了)。

这能怨他吗？老天爷又没提前和他商量，说只要他一出门就下雪。再说了，老天爷干点什么不好，偏要当个弹棉花的，扬起漫



少年的荣耀

天的飞絮。按照沙良出发前的估计，他早就该坐在自家暖暖的火炉旁烤手了。但是现在，一脚一个雪窝窝，一脚一个雪窝窝。一路上只碰上两三个行人，人家倒是都很热心地给他指路：顺着往南的路走，然后往东拐，然后再往南，然后再往东……然后……然后沙良就糊涂了。他知道自己之所以不停地朝前走，并不是因为前方有着明确的方向的指引，而是沿原路返回变成了奢望——迷失在风雪中，起点和终点变得一样无法辨识。大地像一个巨大的白色的圆，他每往前走一步，圆的边际线就后退一步，他是被囚禁在中心的那个小黑点，永远走不出去。

好歹沙良心里记着三句话。

一句是母亲说过的：“北大洼在大木吉镇正北。”

一句是父亲说过的：“我们这一带的房子，除了厢屋，都是坐北朝南的。”

一句是教地理的老师说过的：“我们这里冬天刮的风，大都是西北风。”

这三句昔日无意中听来的话成为沙良此时辨别方向的唯一法宝。

雪停了。太阳从乌沉沉的云后射出冷冷的光，冰针一样的，扎得人脸生疼。沙良从太阳的方位判断出已是下午一点左右，居然已经走了八九个小时，而大木吉镇，也许就在不远处，也许早已离他越来越远。

沙良抬头望望前方，在毫无期待的目光里，一段青色的围墙，像梦一样，浮现在他的视线尽头。那就是大木吉镇的围墙。因为太高了，漫天的大雪也不能埋没它。

起初,沙良以为是疲惫造成的幻觉,但围墙稳稳地矗立在那里,像一个坚定的暗示——这一次他内心的狂喜,不会再是转瞬即逝的肥皂泡。如果不是寒冷让他的肢体变得像木偶一样僵硬,他将“啪”的一下将双手拍在胸脯上——他太佩服自己的判断力了,当然,还有那么一点点好运气。

远处传来“嗒嗒”的马蹄声和“咳咳”的马叫,一列黑点迅速由小变大,一队人骑着马迎面而来,激起阵阵雪雾。他们头戴铁盔,身穿军服,胸前挂着望远镜,腰间挎着指挥刀,手中挥舞着马鞭,有的牵着狼狗。

这就是人们常常讲——又不敢多讲的日本兵了。沙良想。狂喜刹那间变成一盆冷水,朝他兜头泼下来。沙良呆立在路边的石桥上,像桥面长出一根冰柱。

“快躲到桥下!”身后响起一个女孩的声音。沙良的胳膊被一只手狠狠拽住,等他醒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滑到——也可以说是滚到了桥下的冰面上。那队人马投在河岸上的阴影一晃而过,人喊马嘶的嘈杂渐渐远了,周围重新归于冷寂。

沙良找回了自己的呼吸和心跳,突然发现女孩就蹲在他对面,两人几乎额头相抵。沙良一直以为路上只有他一个人,什么时候又冒出一个女孩子?女孩看上去和他年纪差不多,十一二岁的样子,穿着打满补丁的枣红棉袄,梳着两条及肩的麻花辫子,两个腮颊冻得通红,裂开了小口,血迹像冻僵的小虫子趴在她的脸上。她搭在膝盖上的双手长满冻疮,溃烂了,鲜红的,像张着的婴儿的嘴。

女孩倏地站起,看都不看他,揪着雪下的干茅草,抓着岸边